



群 众 出 版 社

披着羊皮的美国狼



披着羊皮的美国狼

本社编

群众出版社

一九六五年·北京

内 容 介 绍

这本小册子主要揭露了解放前美帝国主义者慈善事业的伪装下所干的滔天罪行。我们从这些血淋淋的记录里，可以看出他们开办的所谓“育幼所”“孤儿院”，实际上是残害我国少年儿童魔窟；他们办的“医院”，实际上成了杀害我国人民的屠场。这里所记录的仅是美帝侵华罪行的一个侧面，但也可以看到美帝国主义的豺狼本性和狰狞面目。

群众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交民巷1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0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全国新华书店经售

經安印刷厂印刷

*

书号(总)220·文·139开本787×1092 $\frac{1}{32}$ 印张 2 $\frac{1}{16}$

1965年10月第1版 1965年10月第1次印刷

字数39千字 印数00001—50,300册

定价(4)0.17元

目 录

孤儿的坟墓·····	1
美国强盗的一桩罪行·····	16
我差点儿被活埋·····	23
文化侵略的凶手·····	32
披着羊皮的美国狼·····	37
美蔣在遂川的滔天罪行·····	44
残害儿童的活地獄·····	50

孤 儿 的 坟 墓

衡阳市人民广播电台通讯组

当你站在衡阳的石鼓山上，一定会赞叹湘江的温柔，石鼓的秀丽。河下，白帆点点，渔歌声声。机轮船的隆隆声，象鼓点似的震荡着河面。你的心将随着这高亢的音乐，飘到对岸。这时，展现在你眼前的，是一幅热烈而紧张的劳动画面。

那巨大的起重机，那代替了搬运工人沉重的体力劳动的货运机，那一排排高大的货房，还有那象工厂又象库房的所在，究竟是什么地方呢？

这就是粤汉码头，这就是当年充满了血与泪的赖子石！在你衷心赞美它今天的繁荣昌盛的当儿，再让我们回忆一下当年在这儿发生的触目惊心的事件吧！

让我们将历史的帷幕拉到一九四六年的春天……

—

一辆黑绿色的铁皮汽车，在铺着石板的狭窄街道上，横冲直撞；车轮激起坑坑洼洼的积水，飞溅到行人的脸上、身上。看到这种不可一世的蛮横样子，谁都清楚，这一定是美国洋人的车子了。

一九四六年，中国人民刚刚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蒋介石又敞开中国的大门，引进了一批又一批的美国强盗！那些打着“盟军”招牌的美国佬，摆出一副“慈善”的面孔，向你狞笑！那时候，衡阳也跟我国其他城市一样，街道上冲撞着美国吉普车；商坊、酒馆里，充满着美国兵的猥亵的笑声。

这辆没有窗子的汽车，驶过浮桥，驶过正街桥巷，笔直地向粤汉码头——赖子石驶去。在一座上边挂着“基督教门诺会”牌子的黑色大铁门前，“的的——”响了几下喇叭，铁门就象魔鬼的血口，张开了。汽车在一个大厅前停下来。

车门打开了，一只高大的黑灰色的狼狗，从里面钻了出来。跟着是一个高大肥胖的美国人，戴着宽边的黑眼镜，跳了下来。他走到车后，打开铁皮车厢的门，喊着生硬的中国话：“滚出来，小杂种！”

车厢里爬出十来个瘦骨嶙峋的孩子。他们在漆黑的车厢里，颠簸了好大一阵，颠得头昏眼花，不知究竟到什么地方来了。他们正想揉揉眼睛，看看这陌生的一切，却被那个叫高甘霖的美国人，一手抓住一个，象扔草包似的扔到地上。

这时，从大厅的后面，走出两个美国人，一男一女，男的叫贺亚伦，女的叫贺美丽，是美帝国主义派来接办原先由衡阳县救济院办的育幼院的。在他们后面，还跟着一个三十来岁、奴气十足的中国女人，她叫万恒，伪国大代表，蒋介石的忠实信徒，美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衡阳育

幼院的副院长。他们来到这些孩子的身边。高甘霖露着狞笑，假惺惺地拍着孩子的肩膀说：“小孩幸福，主将拯救你们的灵魂！”

万恒用手帕捂着鼻子，说道：“快带去编号上册，脏死了！”

这群孤儿被带进里面去了。万恒走到那个高个子的美国人跟前，讨好地说：“辛苦，辛苦！密史脱高甘霖。”随即挽着他，拥进里面用西餐去了。

这几个孤儿，编好号，被送进第二个大厅的楼上。这象鸽笼似的房子里，只有一个很小的铁窗，阳光照不进去，里面弥漫着潮湿的霉气。没有床，三四十个小孩，全部挤在地上。

管这间房的保姆李云娣，也是穷苦人出身，每次看见这些无家可归的儿童被“收容”进来，总要暗暗地擦眼泪。这时，她细声细气地叮嘱新来的孩子们，说：“那个干柴棍子样的男洋鬼子，是院长，面慈心毒，孩子们背后叫他笑面虎。那个洋婆是教导主任。带狼狗的家伙最凶恶，大家都喊他吸血鬼。”李云娣抚摸着孩子们那长着很长头发的头，叹息着说：“可怜的孩子，怎么又落到这种地方来了？千万要小心呵！看见美国人要躲开些。”

孩子们看着这阴森森的房间，看着这些呆头呆脑的小伙伴们，感到十分恐惧。他们想到自己以后的遭遇，眼泪不自主地流出来了。

他们当中，有三个是同胞兄弟。哥哥十二岁，叫资朝仕，弟弟八岁，叫资朝修，最小的叫资朝保，还不满六

岁。他们的父亲是被日本鬼子活活打死的。母亲，当时正在病中，又气又急，不久也死了。留下他们三兄弟，无依无靠，流落街头讨米。其他到育幼院来的孩子，不是死爹没娘，就是家里穷得揭不开锅，稍微有一线活路的人家，谁愿意将自己的骨肉往火坑里送！

尖厉的哨子声响了起来，撕破了大厅的死寂。一群脸色苍白的孩子，争先恐后地抢着下楼。等资朝仕他们下去时，那些孩子已经八个一堆，围站在大厅里了。吃饭以前，要站着做五分钟的祷告。

小眼睛滴溜溜地望着稀饭桶，只等宣布祷告完毕，大家便去抢吃稀饭。手强的，能喝上一碗半瓢米汤；手弱的，一滴水也沾不上嘴。资朝仕他们新来，更是轮不上份了。有个刘宝宝，还不满十岁，已经饿了大半天了，看见没有了稀饭，很生气，嘴里念叨着：“外面讨吃还吃得饱些。”

不料这句话被吸血鬼高甘霖听见了，他张开毛茸茸的大手，一把揪住刘宝宝的耳朵，往天井里一丢，骂道：“滚！外面吃得饱到外面去！”

刘宝宝年幼无知，信以为真，转身就朝大门走去。那高大的铁门，关得严严实实，哪里跑得出去呵！高甘霖走上前来，一把将他提了回来，对着刘宝宝的小肚子，猛踢一脚，肠肚都踢了出来，刘宝宝连哭都没有哭一声，就给活活踢死了。

孩子们的脸色都吓白了。这就是进院的第一课。

二

育幼院里，充满着恐怖和阴森。上帝、魔鬼、美国佬、狼狗……这一切有形和无形的魔影，不断地向孩子们压来。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上，浓浓地蒙上了一层可怖的阴影。夜里，他们常常从梦里惊醒，吓出一身冷汗；白天，挤在阴暗的屋子里，不敢出来。他们甚至在下楼吃饭、做祷告、上圣经课的时候，也是提心吊胆的。

有一天，一个叫黄小崑的孩子，因下楼晚了，怕上圣经课迟到，就大跑起来，不巧，在转角的地方，正撞着了吸血鬼，不由分说，左右开弓，照孩子就是狠狠的两大巴掌，接着，又重重地踢了几脚，小崑的小腿，被踢开了一个大口子，满腿是血。

小崑被踢烂了的小腿，很快就溃烂了，生蛆了！小崑病倒了。

笑面虎贺亚伦假惺惺地去探病，看着孩子生蛆的腿，摇摇头，眯着黄珠子的小眼，喃喃地念道：“上帝保佑，上帝宽恕。”出来以后，他在吸血鬼耳边捣了一阵鬼。第二天，育幼院的孩子们再也看不见这个可怜的小伙伴了。因为当天晚上小崑就被装进麻袋，背出去埋掉了。

孩子们吓得颤做一团。资朝仕把两个弟弟拉到角落里，悄悄叮嘱道：“你们千万要小心啊！”

六岁的朝保哭着说：“哥哥，我怕。我们出去讨饭吧！”

朝仕赶忙捂住小弟弟的嘴，低声道：“住嘴！给他们

听见了，还了得！你不记得刘宝宝的事了？”朝保再也不敢出声，倒在哥哥怀里，小声地哭叫着死去的妈妈。

夏天，没有蚊帐，孩子们浑身都是蚊子和臭虫咬的疤。烂脚的，生疮的，不知有多少，而美国人从不给治疗，听之任之。

冬天，孩子们仍然睡在光光的楼板上。夜里，三个一堆，五个一团，滚在一条破旧的美国毛毯里；白天，他们仍然打着赤脚，穿着一条小短裤，站在冰冷的地上，读圣经，做祷告。孩子们的脚上生着冻疮，红肿、发烂，许多人病倒了！

资朝保得了重伤寒病，发着高烧。

一天，在上圣经课的时候，狐狸精贺美丽发现资朝保不在，就质问保姆。李云娣只得说：“有点不舒服。”

下课后，狐狸精就穿着白衣，戴着厚厚的口罩，来到第二厅的楼上。

朝保，一连几天发着高烧，只剩下皮包骨头了。狐狸精立刻叫人将朝保背到“传染病童隔离室”去，并用生硬的中国话对保姆李云娣说：“快送，快送去！”李云娣想不让孩子去，狐狸精眼睛一瞪说：“传染病，很大的危险！”

朝保被生拖活拉地送进了隔离室，进去一看，顿时吓得哭起来！那间阴森森的风子里，有四张白木床，每张床上，躺着四五个小孩。他们都是奄奄一息了，有的手脚轻轻地抽动，有的一声声无力地呼唤着“妈妈”，有的两眼翻白了，焦灼的嘴皮上裂开了一条条血口！更惨的是，孩

子还活着，就被老鼠咬掉了耳朵，抓去了眼睛……。整个房子，回响着一声声寒心的哀号！

朝保吓得转身就往外逃。狐狸精一把揪住他的衣领，几个耳光，把朝保打得昏了过去，随手就往要死的孩子堆里一丢，“卡嚓”一声，把隔离室的门锁住了。

待资朝保醒来时，房子里已是漆黑一团。他只听见，在离他不远的另一张床上，有一个小女孩的微弱的声音，在痛苦地呻吟着：“我口干死了，妈妈……我要水……”

这时，突然铁锁响了，房门开处，射进一线惨淡的青光。只见吸血鬼带着两个人，拿着麻袋，将躺在白木床上已经死得发硬了的和还在呻吟着的小孩，一个一个地往麻袋里装！

朝保见了，毛骨悚然，吓得连气都不敢出，慌忙翻身滚下床，瑟缩一团，躲在床下的黑角落里。

两个背尸首的人走到那个呻吟着的小女孩跟前时，缩回了手。只听得吸血鬼在背后吼道：“装呀，老杂种！”小女孩被装进麻袋里去了。但是仍然听得见她在昏迷中低低地喊着：“妈妈，水……”

他们扛着麻袋走了，朝保骇出了一身冷汗，头脑倒清醒了一些，他等吸血鬼走远了，才从床底下钻出来，从窗口逃了出去，轻轻敲开保姆李云娣的房门，双膝跪在她面前，哀求道：“救救我吧！阿妈……”

多亏李云娣将朝保藏在自己的房间里，细心调养，朝保的病才慢慢地好了。他的性命是从吸血鬼手里挣扎出来的啊！可是象这样冤死的孩子又有多少！这群魔鬼们经常

在三更半夜，从隔离室用麻袋装出已死或病危的孩子，去到人迹稀少的八尺岭埋掉。在那荒凉的八尺岭上，他们来不及一个一个地埋，便挖一个很大很深的坑，孩子就赤身露体地被丢在这个大坑里。野狗、老鹰和乌鸦时常聚集在山头，抢食尸骨。满山遍岭，到处坦露着孩子的骨骸。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八年这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埋在八尺岭的孩子的尸体，就有七百八十多具！这个令人痛心的数字，是美帝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呵！

三

一九四八年圣诞节前几天，忽然来了个通知，说明天有人来育幼院参观。这下可忙坏了全院的人员，搬床铺，挂蚊帐，铺出洁白的垫子，给孩子们洗澡，拿出一套套的新衣服，把一小部分孩子打扮得“天使”一般，联合国救济总署特邀了伪市参议员和一帮有钱的基督教徒、社会名流到育幼院来视察。孩子们忍着眼泪在大厅里唱歌、跳舞，记者忙着照相。参观完了，万恒拿出纸和笔，送到那些大人物跟前，这些家伙大笔一挥，人民的血汗就几万几十万地送进了美国人手里。可是，就在大厅的顶上，也就是在这群“大慈大悲的活佛”头上，还关着不准出来的一大批生着癞子、满身脓疮，随时都可能被拣进麻袋去埋掉的孩子！

大人先生们刚一跨出育幼院的大门，“小天使”身上的衣服就被剥了下来，床单、蚊帐一扫光，育幼院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只是，这一次演出，使美国人发了一笔大

洋财。美国的报纸上，又可以大吹大擂地叫几天了。

孩子们吃不饱、穿不暖，每天还得担负着 刺绣、缝紵、织毛巾、种菜等繁重的劳动。

有一个小女孩，名叫廖贵贵，才十一二岁，每天除了读圣经、祷告之外，还要绣好几个小时的花。一天，她累得头昏脑胀，指尖发麻，放下针，扒在窗口望了一下，不想被狐狸精看见了，说她偷懒，说她打主意逃跑，便用针刺她的手指，罚她跪在敲碎的瓷片上，一直跪到开饭为止。她想站起来，但双腿已经麻木了，好容易慢慢爬了起来，走到了大厅，哪知匆忙间，忘了带碗筷，她只好借同伴吃过的碗排队盛稀饭，吸血鬼一见她碗里留有米汤印子，劈手夺过碗，摔在地上，吼道：“想吃双份，小杂种！”

廖贵贵委屈得眼泪直流，正想分辩，狠毒的吸血鬼，顺手舀起一瓢滚热的稀饭，迎面向廖贵贵泼来，烫得她在地上直打滚。

贵贵在一边滚，吸血鬼在一边笑；等到贵贵不滚了，他又泼上一瓢。突然，贵贵不哭了，她从地上跳起来，冲向吸血鬼，狠狠地咬住吸血鬼的腿。吸血鬼象杀猪似的惨叫了一声，兇狠地张开毛茸茸的两只魔爪，紧紧地掐住了廖贵贵的喉咙。可怜的小贵贵呵！她死的时候，牙齿还紧紧地咬着吸血鬼的腿不放！

一天，做完晨祷之后，笑面虎对大家说：“我们是奉上帝的旨意，远度重洋，前来拯救你们有罪的灵魂。你们将来长大了，都有希望到美国去。你们的养娘都在美国，你们吃的穿的都是美国养娘寄来的，比你们的生身父母还



好，你们要永远爱你们的养娘，现在圣诞节快要到了，你们每人要写一封信去感谢养娘的恩赐！”

于是，狐狸精、吸血鬼、万恒等人，便分头忙碌起来，逼着教师代笔给孩子们写信。规定信的内容：什么美国是人类的“救世主”，什么中国孩子“热爱”美国，什么美国养娘是中国孩子的“生身父母”等等。

牛小珠，十二三岁，是一个聪明懂事的孩子。他想：我有父有母，为什么要去认“养娘”呢？他亲眼看到这批美国洋人如此凶恶残暴，心想在美国的“养娘”一定不是

好东西。于是，他对笑面虎说：“院长，我有父有母，我不要认外国养娘！”



许多孩子也跟着喊起来：“我们不要外国养娘！”

顿时，笑面虎脸上消退了假装的笑容，换上了真正的刽子手凶残的面孔。他双手抓住牛小珠的衣领，恨恨地盯

了几分钟，那样子，真想一口将小珠吃下肚去。随即用力一推，将小珠推出几丈远，跌倒在地上，一面疯了似的吼道：“魔鬼！魔鬼！”

吸血鬼和狐狸精急忙奔到牛小珠跟前，把小珠脱得一絲不挂，用一根粗大的棕绳，将他的手脚綁在十字架上，放在白皑皑的雪地上，倒拖来，顺拖去。小珠的屁股、脊梁上的皮肉拖烂了，露出了一根根的骨头。白雪上是一道道鲜红的血迹。孩子们一个个都哭了，更加想起了自己的爹娘。可是笑面虎又恢复了常态，笑起来了，对孩子们说：“主的小绵羊！你们不要悲伤，他是中了魔鬼的诱惑，这是上帝对他的惩罚。肉体受惩罚，灵魂才可以升天堂，我们为他祝福吧，阿们！”孩子们仍只是哭着，他又冷笑着说：“你们大家，都要遵循上帝的旨意。谁违背了上帝的意志，谁就要受到同样的惩罚！”

牛小珠那惨厉的呼喊声，被育幼院那高厚的围墙挡住了，传不出去；但这一声声凄惨的哀号，却在孩子们的心灵中得到了回响！孩子们看得很清楚，魔鬼不是别的，正是他们身边这一伙可恶的美国佬！

四

从一九四九年的春天开始，育幼院就出现了一种反常的现象：美国人对孩子们的残害似乎放松了一些，他们忙于清理物资，大批出卖白面、奶粉和食糖，一时把个育幼院变成了交易所。一箱箱的黄金、白银和中国古玩从这儿运到飞机坊，送到美国。原来是解放军挥军南下了，势如破

竹。蔣家王朝正在土崩瓦解，美国鬼子就要从中国的土地上滚出去了！

这时，这批披着人皮的美国豺狼，把上帝、正义、仁慈、善良等等画皮，丢得一干二净，他们完全暴露出强盗的本性，明目张胆地敲诈勒索。

他们挑出年纪较大的男孤儿，以四十块银洋一个，卖给白崇禧匪军当炮灰；年纪小的，卖给人家当“义子”、当勤务兵。他们把所有的女孩子都拍出照片，集中张贴在一间房子里，让人贩子、鸨儿来挑选。有些被迫卖到妓院，有些则卖给有钱人家当丫头、做小老婆。白花花的银洋，落进了永远也填塞不满的美国人的口袋，一些无辜的中国少男少女，被美国人那毛茸茸的魔爪，推进了深渊！

一天，西乡一个姓万的地主，坐着轿子，大摇大摆地上育幼院来挑选小老婆。他眯起一双小眼睛，在那些照片里左挑右挑，最后选中了一个十六岁的小姑娘，名叫凌房友。吸血鬼看穿了老色鬼的心意，高高竖起五根指头，表示要五十块银洋。他们当坊讲定，交出押金，约定第二天用轿子来抬人。

当天夜里，吸血鬼高甘霖把凌房友叫进自己的屋里，反手牢牢地把门锁上。这时，凌房友才知道这个强盗不怀好意，要跑，已经来不及了。她咒骂着，呼叫着，一口咬住了吸血鬼的手指，吸血鬼痛得鬼喊狼叫才松了手。凌房友在房里，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用头拼命去撞门，也撞不开。最后，她的手脚被绑住了，口里塞着美国强盗的蓝条手巾！